

英 国 卷

世界散文经典

柳鸣九 主编 张 玲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

英国卷

柳鸣九 主编

张玲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散文经典：英国卷/柳鸣九主编，张玲选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8

ISBN 7-5313-1740-0

I. 世… II. 柳…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②散文—作品集—英国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14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110001)

凌源市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63 千字 印张：20 $\frac{3}{4}$

印数：5,000 册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 丹

责任校对：侯俊华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1740-0/I·1523 定价：24.50 元 (全套定价 196.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丛书由我国著名外国文学权威柳鸣九先生主编，八大外国文学专家负责分卷选编。

本丛书共分八卷，每卷近五十万字，囊括了美、英、法、意、日、俄苏、德语国家、西班牙及拉美等国家由古及今散文创作的经典佳作。本丛书有意识地拓宽散文领域，包括了抒情散文、记事散文、哲理散文、演说辞、书信……等多种散文样式，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所选篇目在内容、译文上均力避与以往各类选本重复，首译篇目众多，特色独具。

一流的编者、一流的作品、一流的译介，保证了本丛书一流的质量，堪称读者阅读、收藏之最佳选本。

《世界散文经典》编委会

主 编：柳鸣九

副 主 编：李勤学 张东平 胡荣威

丛书策划：王 强 邵 丹

常务编委：邵 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强 王逢振 吕同六 朱 虹

朱景冬 李辉凡 李勤学 张 玲

张东平 邵 丹 柳鸣九 胡荣威

高 莽 高慧勤 章国锋 黄锦莉

美术设计：李勤学 冯少玲

总 序

柳鸣九

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

凡谈论散文者，凡选编散文集者，谁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与一般广大阅读者对于散文的看法与概念相比，只不过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阅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现实生活上，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要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至少要起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阅读者对散文的理念，他们心目中的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渊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系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我周围人们的经

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于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背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林园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炼,统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而一旦这种散文范畴观形成显观,又有致力于审美观营造的学者与才人用理论形态来加固与定型这种自发自然的倾向,如,最近就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散文选本的序言,明确地认为,历史上的散文名篇所写的无不都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因为“身边琐事”构成了“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散文范畴观来选编一个散文集,定可得到闲适性美文之一大汇编,何尝不是一件美事?近几年来国内的散文出版热,大抵就是因编这类散文、写这类散文蔚然成风而才不断升温的。

春风文艺出版社再三约请我主持这套世界散文的编选，我力辞未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把他们力陈的这样一理由听入了耳：春风已经有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中篇小说经典等几套书，想再搞一套散文选以成笼配套；另外，还有一点促使我不禁心动：在散文选本如林的情况下，是否就已经绝无用武之地了，是否就不可能另辟一蹊径？现在，什么人都讲究个“迎接挑战”，讲究个“我得尝试一次”，轰然而过的大浪潮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大时代生活中过于平淡无奇的我辈何不也“尝试一次”？即使遭到了挑战失利的惨烈，至少也可以仿时尚青年人那样悲壮地说一句：“我尝试过了。”

另辟蹊径，其实也谈不上，不过，自己的考虑与立意还是有的。最主要的一个立意，就是拓宽散文的国土，扩大散文的疆界。当然，“拓宽国土”、“扩大疆界”是说得过于雄伟了一些，其实，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重新确认散文固有的领土。

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理斯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还是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就不外用于人类各种实际活动中的记事、论说与歌咏的需要，自然而然逐渐就要讲究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再加上修辞学，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离文学散文就只有一步之差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宗教迷信、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文学散文无缘的，如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是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很容易就可以上升到文学散文的领域，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就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就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就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是一张写得很讲

究的公文告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不过是写得义正严词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文学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中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作基础，小说与戏剧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即可看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盎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是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文学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散文的写作却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的目的，人际关系与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辩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

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都可成为文学散文佳品。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论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之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了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来、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之为散文，那么又能称之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为人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要说是构成了散文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城、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如果只局限于紫禁城中，那岂不成了退位的溥仪？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之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的形象性、堪称文学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立意。

第二个立意说起来比较简单，那就是力求在篇目内容、译文采用上与过去已经出版的多种散文选本避免有任何雷同与重复。经各卷选编者的努力，在我国第一次译介的篇目占各卷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上不等；有一部分文学史上公认的散文名篇，国内有关散文选本已有译介者，则尽可能另组新译，少数即使需要从同一个有关译本中选取者，则务在选取角度与所选段落上与已有的散文选本避免雷同。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

散文的研究、梳理、选编、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套选集作为“后来者”，要与以往的选本避免重复，是很吃力不讨好的，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最后，谨向此套选集各卷选编者的精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英国散文的足迹

作为一部散文选本，对界定其性质、类别的散文一词的涵义，以及随之而制定的选编凡例，本丛书总序中已有明晰解说，本文自毋庸赘述；不过据其所指为除小说、剧本之外一切非韵文文体，可见包罗之广，已超出文学范围之外。

英国向以散文著称——我的英国文学同行同好大都有此共识，而且常常作如是说。其实散文既为一种如此实用的文章体裁，在各国各地物质、文化生活中它都同样地位显要；而且历代拥有独具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家和作品。

英国的散文，与她的韵文不同，起步较为迟缓。15世纪以前，在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时期，早有见诸文字的诗歌及韵文作品出现，散文著述，除9世纪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钦定的《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其余寥若晨星。一般散文著述，多为以拉丁文撰写。至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开始，现代英语形成以后，英国作家犹如我国“五四”运动之前文人之看待文言文，仍视拉丁文为正宗。如今翻开任何一部英语辞源字典，都可以找到这类释义：prose(散文)，源于拉丁文prosa。这也是拉丁文与英语散文关系的一点蛛丝马迹。早期英国散文家如托马斯·莫尔(1478—1535)、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艾萨克·牛顿(1642—1727)等人的主要哲学、科学论著,仍沿用拉丁文,这大约是为便于在欧洲大陆各国交流。然而散文这种既不受语言韵律格式约束,实用性、随意性又强的体裁,却总本能地乐于选择日常流通的活语文为其载体,因此近代英语诞生伊始,即已入于英国散文。上述托马斯·莫尔等家,均是既擅拉丁文散文,又长英语散文的双面能手。鉴于早期英国散文这一历史特征,可知英国散文(包括拉丁文散文)与英国英语散文概念之异同。

任何体裁的文章,总以内容为它所附丽的根本与主宰的精神,英国散文,也是随本国历史文化发展而留下自己的足迹。英国的文艺复兴,一如稍早在欧洲大陆,带来了思想、科学、文化的空前活跃,但此时期英语散文的长进,却不如它那捷足先登的韵文姐妹。托马斯·莫尔的英语著述《理查三世史》(1543、1557),固然是当时的大手笔,在叙事、对话、状物、辩论诸方面,都可见散文已粗具规模;随后约翰·黎里(1554?—1606)将此文体调理得工细精雅;弗朗西斯·培根又将它锤炼至简约隽永,但其时就整体而言,英语散文仍是身量不足,形容尚小,处于幼年。不过由于英国早期散文有拉丁文的渊源,在文章作法与风格上,都深受古罗马散文的影响,所谓西塞罗式与塞内加式两派文风——一派堂皇典雅,注重修辞、音韵、长句;一派明快有力,喜用短句口语——在英语散文发展中,其脉络始终时隐时现。

17世纪是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社会剧变,散文亦随之一举成熟。政论、宗教神学与宣传、哲学、自然科学、历史以及应用的各类散文,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其实用功能之余,本身也上升为一种独立艺术。大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文以载道和雄奇风格。是时代之鉴;约翰·德莱顿(1631—1700)既是文学评论这一门类的开山始祖,而就其散文平易亲切和语化的特点,又是此时期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出于无处不在的基督教宗教统治和宗教活动的要求,由希伯来文翻译的英语《圣经》在此时期出现了称为“钦定本”的新译本,公认为英语散文译文的杰作。它的流传不仅大大影响英国的社会生活,

而且对人的思维、语言及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无可否认的巨大影响。只因它属于译文字，不在入选之列。但是大量基督教神学研究及应用于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文字，诸如英语公祷书、布道文，也不乏美文作家，约翰·多恩(1572—1631)和耶利米·泰勒(1613—1667)是其代表。

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开展和商品经济繁荣，促成报刊文学兴盛和独立(职业)作家出世。专业报人，或一度以报业为专的约瑟夫·艾迪森(1672—1719)、理查德·斯梯尔(1672—1729)、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在办报的同时，亲自撰写报刊文章，从而推进随笔小品发展。丹尼尔·笛福(1661—1731)、亨利·菲尔丁(1707—1754)、塞缪尔·约翰森(1709—1784)、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奥利弗·哥德斯密斯(1728—1774)、爱德华·吉本(1737—1794)等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传记家、科学家也挥笔助阵，为散文品种增加和品位提高添墨增彩。历史家、政治家、思想家爱德蒙·伯克(1729—1797)、托马斯·佩(1737—1809)、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以及稍后的约翰·卡莱尔(1795—1881)等，围绕世纪末近邻法兰西的大革命，或直接参战，或擂鼓助阵，作为散文大作家，他们在数陈己见，针锋相对地论战当中，充分显示了散文作为思想、政治斗争武器的威力。英国散文，至此已届盛年，传统初成，崭露出其或豪放。或婉约，或优雅，或幽默，或讥讽，或绮丽的千姿，犹如成熟丽人，令人目眩。

19世纪，与散文同种文体的小说既已达到全盛，散文也更上一层楼。查理斯·兰姆(1775—1834)、威廉·哈兹利特(1778—1830)以散文随笔为专长，推出浪漫派散文；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在《鸦片瘾君子自白》(1804)中，将幻觉、下意识入于散文，又开散文意识流之先河；诗人威廉·渥兹渥斯(1770—1850)、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以诗论为本人的诗歌创作鸣锣开道；历史家托马斯·麦考莱(1800—1859)、政治家威廉·科贝特(1762—1835)、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神学家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博物家查理斯·达尔文

(1809—1882),以美好的散文撰写他们的著作,说明他们不仅是本行学科的天才,而且具有英国知识阶层传统的深厚语言文化修养;小说家瓦尔特·司科特(1771—1832)、简·奥斯丁(1775—1817)、查理斯·狄更斯(1812—1870)、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夏洛特·勃朗特(1816—1855)、乔治·艾略特(1819—1880)、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等也在作品序文、随笔、自传、游记、书信、演说中实现出他们更加真实、坦诚的自我,以及他们独具特色的文风。

20世纪以来,散文连同其他类型文学艺术,都在经受时代变革的锤炼与考验,继续造就散文名家。上逆往昔不难发现,英国数百年形成的散文传统并未中断:由托马斯·莫尔开创,经弗朗西斯·培根、约翰·弥尔顿、爱德华·吉本、托马斯·佩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卡莱尔等发挥的政治家、历史家、哲学家赋予散文的严肃性、雄辩性、战斗性,在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1822—1941)以及乔治·奥威尔(1903—1950)等的作品中,明显可见。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家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亚当·斯密(1723—1790)、查理斯·达尔文理性、务实、平易风格的轨迹,一直延伸到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生命科学家雅可布·布朗诺斯基(1908—1974)的足下;乔纳森·斯威夫特、约瑟夫·艾迪森、瑞查德·斯梯尔、查理斯·兰姆、托马斯·德·昆西精心创作的多种风格美文,由众多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中的散文家授受相传,已经接到伯纳德·肖(1856—1950)、弗吉尼亚·伍尔夫、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之手;而始自约翰·德莱顿,中经亨利·菲尔丁(1707—1754)、威廉·渥兹渥斯、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波西·比希·雪莱、约翰·罗斯金(1819—1900)、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等的文论、诗论,至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威斯坦·休·奥登(1907—1973)等人,仍然赋有精妙高远、推陈出新的品性。

这个世纪英国散文家的作品,内容之踏实丰富,风格之多姿多彩,虽不失前数代散文的遗风,但从总趋势看,却是愈益简洁明快、通

俗平易。在人的各种生活领域，它们启迪理性，激扬志趣，引发遐思，消闲遣怀，其作为文字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较之小说、剧本、韵文，往往更显直接、贴切。电影、电视等视听艺术的迅速普及，无可否认已占据了包括散文在内语言文字艺术的大批世袭领地，未来散文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早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心腹之患。我们在选编这部文集之后，谨留下一串删节号，待来者以实践处理。

附记：英语散文既经数百年发展，高手频出，精品如云，限于本选本篇幅，更囿于选编者眼力，取舍之间难免沧海遗珠，甚至挂一漏万。所幸者蒙众多译家支持，供给译文；又蒙徐式谷先生、杨自伍先生、于晓丹女士、方实先生、英国萝莎丽·派特森太太提供资料及线索，始得顺利终篇，特此致谢。译者中前辈数位，今已作古，谨以由衷虔敬辑录遗作，附案哀思。

张 玲

1996年3月15日北京双榆斋

目 录

总序	柳鸣九
序:英国散文的足迹	张 玲
致女儿玛格丽特绝命书	托马斯·莫尔(1)
托马斯·莫尔爵士与其女诀别	威廉·若帕尔(3)
尤弗伊斯(节选)	约翰·黎里(4)
学术的推进(节选)	弗朗西斯·培根(5)
谈读书	弗朗西斯·培根(9)
谈美	· 弗朗西斯·培根(11)
谈高位	· 弗朗西斯·培根(13)
献辞:呈扫桑普顿伯爵兼提齐菲尔男爵亨利·娄赛斯雷阁下	威廉·莎士比亚(16)
突变引起的诚念(节选)	约翰·多恩(18)
布道文 72 号(节选)	约翰·多恩(21)
我们的朋友、同胞莎士比亚	本·琼森(26)
小德漠克利特斯致读者(节选)	罗伯特·勃顿(28)
忧郁的人	托马斯·欧弗伯利(37)
燕谈录	约翰·塞尔顿(39)